

第四部

南北史通俗演義

(上)

蔡东藩 著

中國書店



历朝通俗演义

第四部

南北史通俗演义

(上)

蔡东藩 著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北朝通俗演义 / 蔡东藩著; 北京: 中国书店,
2012. 6

(历朝通俗演义)

ISBN 978-7-5149-0386-7

I. ①南…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8410 号

责任编辑 辛 迪

策 划 人 张凌文

装帧设计 肖晋兴

制作统筹 陈 辉

南北朝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出 版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 100050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80×980毫米 1/16

印 张 48.25

字 数 764, 000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次 ISBN 978-7-5149-0386-7

定 价 598.00元 (全十一部, 共二十一册)

出版说明

蔡东藩先生从 1915 年开始创作《清史通俗演义》。此后历经十年，先后完成《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蔡先生的演义小说除极具故事性、趣味性之外，还极其重视史料真实性，因此，本书不但可以作为一般的休闲读物，也可以作为历史爱好者的参考书。

本套书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出版，至 1926 年 9 月全部出齐。初版 11 部为有光纸石印线装本。1935 年 5 月，会文堂进行改版，改为铅印，分装 44 册，增加了许廑父续写的《民国通俗演义》后 40 回。全套书书名为《历朝通俗演义》，共 11 部，600 余万字。

此次出版，是以会文堂 1935 年的铅印本为底本，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在编辑过程中，尽量保持原书风貌，仅对个别的错字、标点等做了调整和修改。原书的一大特色，蔡东藩自己所作的注释、夹批和后批，全部按原文保留。

希望能带给读者原汁原味的阅读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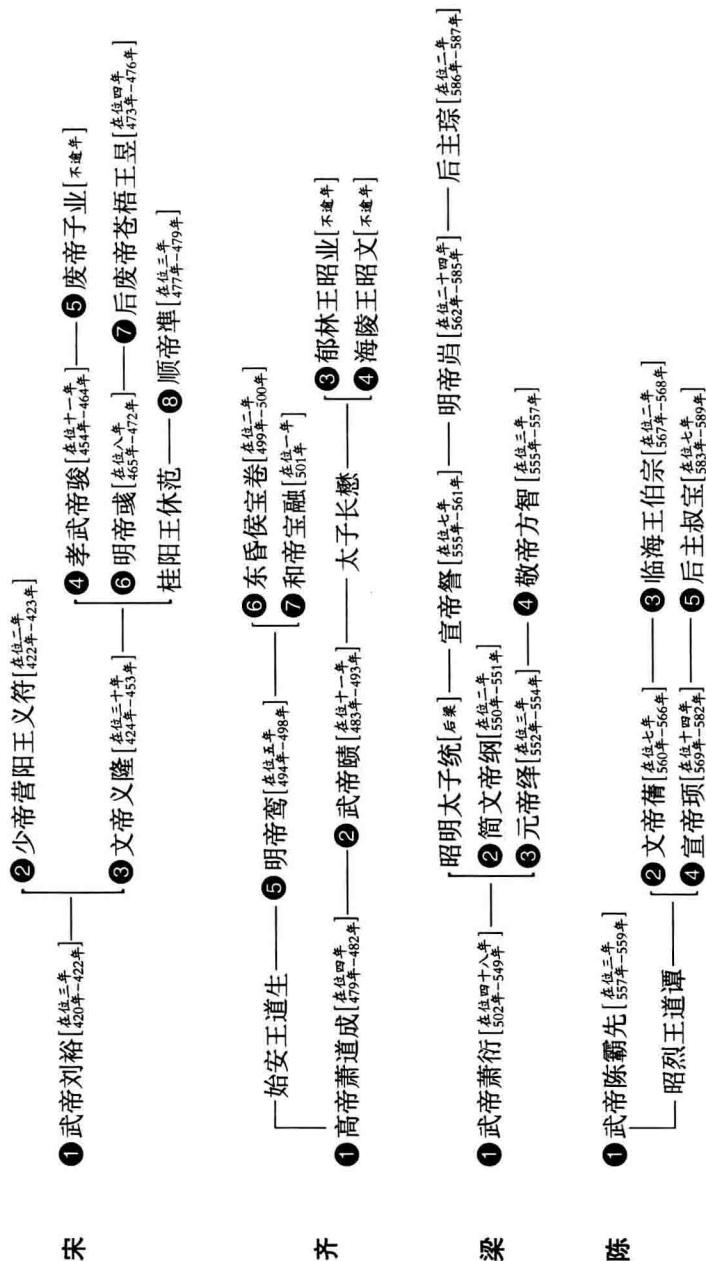
自序

子與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夫孔子惧乱贼，乱贼亦惧孔子。则信乎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而笔削之功为甚大也。春秋以降，乱贼之迭起未艾，厥唯南北朝，宋武为首恶，而齐而梁而陈，无一非篡弑得国，悖入悖出，忽兴忽亡，索虏适起而承其敝，据有北方，历世十一，享国至百七十余年。合东西二魏在内。夷狄有君，诸夏不如，可胜慨哉！至北齐，北周，篡夺相仍，盖亦同流合污，駸駸乎为乱贼横行之世矣。隋文以外戚盗国，虽得混一南北，奄有中华，而冥罚所加，躬遭子祸，阿摩弑君父，贼弟兄，淫烝无度，卒死江都，夏桀、商辛不是过也。二孙倏立倏废，甚至布席礼佛，愿自今不复生帝王家，倘非乃祖之貽殃，则孺子何辜？乃遽遭此惨报乎！然则隋之得有天下，亦未始非过渡时代，例以旧史家正统之名，隋固不得忝列也。沈约作宋书，萧子显作齐书，姚思廉作梁、陈二书，语多回护，讳莫如深，沈与萧为梁人，投鼠忌器，尚有可原；姚为唐臣，犹曲讳梁、陈逆迹，岂以唐之得国，亦仍篡窃之故智与？抑以乃父察之曾仕梁、陈乃不忍直书与？彼夫崔浩之监修魏史，直书无隐，事未藏而身死族夷。旋以谄谈佞佞之魏收继之，当时号为“秽史”，其不足征信也明甚。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北周书成于令狐德芬，率尔操觚，徒凭两朝之记录，略加删润，于褒贬亦无当焉。隋书辑诸唐臣之手，而以魏征标名。魏以直臣称，何以张衡传中，不

及弑隋文事，明明为乱臣贼子，而尚曲讳之，其余何足观乎？若李延寿之作南、北史，本私家之著述，作官书之旁参，有此详而彼略者，有此略而彼详者，兹姑不暇论其得失，但以隋朝列入北史，后人或讥其失宜，窃谓春秋用夷礼则夷之，李氏固犹此意也。嗟乎！乱臣贼子盈天下，即幸而牢宠九有，囊括万方，亦岂真足光耀史乘流传后世乎哉？本编援李氏南、北史之例，拾摭事实，演为是书；复因年序之相关，合南北为一炉，融而冶之，以免阅者之对勘，非敢谓是书之作，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后尘。但阅正史者，常易生厌，而览小说者不厌求详，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从浅近，迹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与！抑尤有进者，是书于乱贼之大防，再三致意，不为少讳。值狂澜将倒之秋，而犹欲扬汤止沸，鄙人固不敢出此也。若夫全书之体例，已数见前编之各历史演义中，兹姑不赘云。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古越蔡东帆自叙于临江书舍

南史世系图



北史世系图

魏

① 道武帝拓跋珪 [在位二十三年 386年—408年] —— ② 明元帝嗣 [在位十五年 409年—423年] —— ③ 太武帝焘 [在位三十八年 424年—451年] 景穆太子晃 —— ④ 文成帝浚 [在位十四年 452年—465年]

⑤ 献文帝弘 [在位五年 466年—470年] —— ⑥ 孝文帝宏 [在位二十九年 471—499年] —— ⑦ 宣武帝恪 [在位十六年 500年—515年] —— ⑧ 孝明帝诩 [在位十三年 516年—528年] 广陵王羽

广平王怀 —— ⑪ 孝武帝修 [在位三年 532年—534年]

⑩ 节闵帝恭 [在位一年 531年] —— 京兆王愉 [西魏] 文帝宝炬 [在位十七年 535年—551年] —— [废帝钦 [在位三年 551年—553年] 恭帝廓 [在位三年 554年—556年] 复姓跋氏]

清河王怿 —— 清河王亶 [东魏] 孝静帝善见 [在位十七年 534年—550年]

彭城王勰 —— ⑨ 孝庄帝子攸 [在位三年 528年—530年]

齐

① 文宣帝洋 [在位十年 550年—559年] —— ② 废帝殷 [不建年]

神武帝高欢 —— ③ 孝昭帝演 [在位二年 560年—561年]

④ 武成帝湛 [在位五年 561年—564年] —— ⑤ 后主纬 [在位十二年 565年—576年] —— ⑥ 幼主恒 [不建年]

周

① 闵帝觉 [不建年]

文帝宇文泰 —— ② 明帝毓 [在位四年 557年—560年]

③ 武帝邕 [在位十八年 561年—578年] —— ④ 宣帝赟 [不建年] —— ⑤ 静帝阐 [在位三年 579年—581年]

隋

① 文帝杨坚 [在位二十四年 581年—604年] —— ② 炀帝广 [在位十三年 605年—617年] —— 元德太子昭 —— ③ 恭帝侑 [在位二年 617年—618年]

④ 恭帝侗 [在位二年 618年—619年]

目 录

第 一 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1
第 二 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8
第 三 回	伐燕南冒险成功 捍东都督兵御寇	16
第 四 回	毁贼船用火破卢循 发军函出奇平谯纵	23
第 五 回	捣洛阳秦将败没 破长安姚氏灭亡	30
第 六 回	失秦土刘世子逃归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37
第 七 回	弑故主冤魂索命 丧良将胡骑横行	45
第 八 回	废营阳迎立外藩 反江陵惊闻内变	53
第 九 回	平谢逆功归檀道济 入夏都击走赫连昌	61
第 十 回	逃将军弃师中虏计 亡国后侑酒作人奴	69
第十一回	破氏帅收还要郡 杀司空自坏长城	76
第十二回	燕王弘投奔高丽 魏主焘攻克姑臧	83
第十三回	捕奸党殷景仁定谋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91
第十四回	陈参军立栅守危城 薛安都用矛刺虏将	99
第十五回	骋辩词张畅报使 貽洩溺臧质复书	106
第十六回	永安宫魏主被戕 含章殿宋帝遇弑	113
第十七回	发寻阳出师问罪 克建康梟恶锄奸	121
第十八回	犯上兴兵一败涂地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129
第十九回	发雄师惨屠骨肉 备丧具厚葬妃嫔	136
第二十回	狎姑姊宣淫鸾掖 辱诸父戏宰猪王	144

第二十一回	戕暴主湘东正位 讨宿孽江右麀兵	151
第二十二回	扫逆藩众叛荡平 激外变四州沦陷	158
第二十三回	杀弟兄宋帝滥刑 好佛老魏主禅统	166
第二十四回	江上堕谋亲王授首 殿中醉寝狂竖饮刀	173
第二十五回	讨权臣石头殉节 失镇地栎林丧身	181
第二十六回	篡宋祚废主出宫 弑魏帝淫姬专政	189
第二十七回	膺帝篡父子相继 礼名贤昆季同心	197
第二十八回	造孽缘孽儿自尽 全愚孝愚主终丧	205
第二十九回	萧昭业喜承祖统 魏孝文计徙都城	213
第三十回	上淫下烝丑传官掖 内应外合刃及殿庭	220
第三十一回	杀诸王宣城肆毒 篡宗祚海陵沉冤	228
第三十二回	假仁袭义兵达江淮 易后废储衅传河洛	236
第三十三回	两国交兵齐师屡挫 十王骈戮萧氏相残	243
第三十四回	齐嗣主临丧笑秃鹫 魏淫后流涕陈巫蛊	251
第三十五回	泄密谋二江授首 遭主忌六贵涖诛	258
第三十六回	江夏王通叛亡身 潘贵妃入宫专宠	265
第三十七回	杀山阳据城传檄 立宝融废主进兵	272
第三十八回	张欣泰败谋罹重辟 王珍国惧祸弑昏君	279
第三十九回	谏远色王茂得娇娃 窃大宝萧衍行弑逆	286
第四十回	萧宝夤乞师伏虏阙 魏邢峦遣将夺梁州	294
第四十一回	弟子舆尸溃师洛口 将帅协力战胜钟离	301
第四十二回	诬通叛魏宗屈死 图规复梁将无功	309

第四十三回	充华产子嗣统承基 母后临朝穷奢极欲	316
第四十四回	筑淮堰梁皇失计 害清河胡后被幽	323
第四十五回	宣光殿省母启争端 沃野镇弄兵开祸乱	330
第四十六回	诛元乂再逞牝威 拒葛荣轻罹贼网	337
第四十七回	萧宝夤称尊叛命 尔朱荣抗表兴师	344
第四十八回	丧君有君强臣谢罪 因敌攻敌叛王入都	351
第四十九回	设伏甲定谋除恶 纵轻骑入阙行凶	359
第五十回	废故主迎立广陵王 煽众兵声讨尔朱氏	366
第五十一回	战韩陵破灭子弟军 入洛宫淫烝大小后	375
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忧去世 贺拔岳被赚丧身	382
第五十三回	违君命晋阳兴甲 谒行在关右迎銮	389
第五十四回	饮宫中魏主遭鸩毒 陷泽畔窦泰死战场	396
第五十五回	用少击众沙苑交兵 废旧迎新柔然纳女	403
第五十六回	战邙山宇文泰败溃 幸佛寺梁主衍舍身	410
第五十七回	责贺琛梁廷草敕 防侯景高氏留言	418
第五十八回	悍高澄毆禁东魏主 智慕容计擒萧渊明	425
第五十九回	纵叛贼朱异误国 却强寇羊侃守城	432
第六十回	援建康韦粲捐躯 陷台城梁武用计	439
第六十一回	困梁宫君王饿死 攻湘州叔侄寻仇	447
第六十二回	取公主侯景胁君 篡帝祚高洋窃国	455
第六十三回	陈霸先举兵讨逆 王僧辩却贼奏功	463
第六十四回	弑梁主大憖行凶 裔侯贼庶支承统	470

第六十五回	杀季弟特遣猛将军 鸩故主兼及亲生女	477
第六十六回	陷江陵并戕梁元帝 诛僧辩再立晋安王	484
第六十七回	擒敌将梁军大捷 逞淫威齐主横行	492
第六十八回	宇文护挟权肆逆 陈霸先盗国称尊	500
第六十九回	讨王琳屡次交兵 谏高洋连番受责	507
第七十回	戮勋戚皇叔篡位 溺懿亲悍将逞谋	515
第七十一回	遇强暴故后被污 违忠谏逆臣致败	522
第七十二回	遭主嫌侯安都受戮 却敌军段孝先建功	530
第七十三回	背德兴兵周师再败 揽权夺位陈主被迁	537
第七十四回	昵奸人淫后杀贤王 信刁媼昏君戮胞弟	545
第七十五回	斛律光遭谗受害 宇文护稔恶伏诛	552
第七十六回	选将才独任吴明彻 含妒意特进冯小怜	560
第七十七回	韦孝宽献议用兵 齐高纬挈妃避敌	568
第七十八回	陷晋州转败为胜 擒齐主取乱侮亡	576
第七十九回	老将失谋还师被虏 昏君嗣位惨戮沉冤	584
第八十回	宇文妇醉酒失身 尉迟公登城誓众	592
第八十一回	失邺城皇亲自刎 篡周室勋戚代兴	600
第八十二回	挥刀遇救逆弟败谋 酣宴联吟艳妃专宠	608
第八十三回	长孙晟献谋制突厥 沙钵略稽首服隋朝	616
第八十四回	设行省遣子督师 避敌兵携妃投井	624
第八十五回	掘湘州陈宗殉国 抚岭表冼氏平蛮	632
第八十六回	反罪为功筑宫邀赏 寓剿于抚徙虏实边	640

第八十七回	恨妒后御驾入山乡 谋夺嫡计臣赂朝贵	647
第八十八回	太子勇遭谗被废 庶人秀幽锢蒙冤	655
第八十九回	侍病父密谋行逆 烝庶母强结同心	663
第九十回	攻并州分遣兵戎 幸洛阳大兴土木	671
第九十一回	促蛾眉宣华归地府 驾龙舟炀帝赴江都	678
第九十二回	巡塞北厚抚启民汗 幸河西穷讨吐谷浑	685
第九十三回	端门街陈戏示番夷 观澜亭献诗逢鬼魅	693
第九十四回	征高丽劳兵动众 溃萨水折将丧师	701
第九十五回	杨玄感兵败死穷途 斛斯政拘回遭惨戮	708
第九十六回	犯乘輿围攻紫寨 造迷楼望断红颜	715
第九十七回	御苑赏花巧演古剧 隋堤种柳快意南游	723
第九十八回	麻叔谋罪发受金刀 李玄邃谋成建帅府	731
第九十九回	迫起兵李氏入关中 嘱献书矮奴死阙下	739
第一百回	弑昏君隋家数尽 鸩少主杨氏凶终	747

第一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世运百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变乱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就使圣帝明王，善自贻谋，也不能令子子孙孙，万古千秋的太平过去，所以治极必乱，盛极必衰，衰乱已极，复治复盛，好似行星轨道一般，往复循环，周而复始。一半是关系人事，一半是关系天数，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但我中国数千万里疆域，好几百兆人民，自从轩辕黄帝以后，传至汉、晋，都由汉族主治，凡四裔民族，僻居遐方，向为中国所不齿，不说他犬羊贱种，就说他虎狼遗性，最普通的赠他四个雅号，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这蛮夷戎狄四种，只准在外国居住，不许他闯入中原，古人称为华夏国防，便是此意。界划原不可不严，但侈然自大，亦属非是。

汉、晋以降，外族渐次来华，杂居内地，当时中原主子，误把那怀柔主义，待遇外人，因此藩篱自辟，防维渐弛，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内，以生以育，日炽日长，涓涓不塞，终成江河，为虺勿摧，为蛇若何。嗣是五胡十六国，迭为兴替，害得荡荡中原，变做了一个胡虏腥膻的世界。后来弱肉强食，彼吞此并，辗转推迁，又把十六国土宇，浑合为一大国，叫作北魏。北魏势力，很是强盛，查起他的族姓，便是五胡中的一族，其时汉族中衰，明王不作，只靠了南方几个枭雄，抵制强胡，力保那半壁河山，支持危局，我汉族的衣冠人物，还算留贻了一小半，免致遍地沦胥，无如江左各君，以暴

易暴，不守纲常，不顾礼义，你篡我窃，无父无君，扰扰百五十年，易姓凡三，历代凡四，共得二十三主，大约英明的少，昏暗的多，评论确当。反不如北魏主子，尚有一两个能文能武，武指太武帝焘，文指孝文帝宏。经营见方，修明百度，扬武烈，兴文教，却具一番振作气象，不类凡庸。他看得江左君臣，昏淫荒唐，未免奚落，尝呼南人为枲夷，易华为夷，无非自取。南人本来自称华胄，当然不肯忍受，遂号北魏为索虏。口舌相争，干戈继起，往往因北强南弱，累得江、淮一带，烽火四逼，日夕不安。幸亏造化小儿，巧为播弄，使北魏亦起内讧，东分西裂，好好一个魏国，也变做两头政治，东要夺西，西要夺东，两下里战争未定，无暇顾及江南，所以江南尚得保全。可惜昏主相仍，始终不能展足，局促一隅，苟延残喘。及东魏改为北齐，西魏改为北周，中土又作为三分，周最强，齐为次，江南最弱，鼎峙了好几年，齐为周并，周得中原十分之八，江南但保留十分之二，险些儿要尽属北周了。就中出了一位大丞相杨坚，篡了周室，复并江南，其实就是仗着北周的基业，不过杨系汉族，相传为汉太尉杨震后裔，忠良遗祚，足孚物望；更兼以汉治汉，无论南北人民，统是一致翕服，龙角当头，王文在手，均见后文。既受周禅，又灭陈氏，居然统一中原，合并南北。当时人心归附，乱极思治，总道是天下大定，从此好安享太平，哪知他外强中干，受制帷帘，阿么炀帝小名。小丑，计夺青宫，甚至弑君父，杀皇兄，杀庶母，骄恣似苍梧，宋主昱。淫荒似东昏，齐主宝卷。愚蔽似湘东，梁主绎。穷奢极欲似长城公，陈主叔宝。凡江左四代亡国的覆辙，无一不蹈，所有天知、地知、人知、我知的祖训，一古脑儿撇置脑后，衣冠禽兽，牛马裾襟，遂致天怒人怨，祸起萧墙，好头颅被人斫去，徒落得身家两败，社稷沦亡；妻妾受人污，子弟遭人害，闹得一塌糊涂，比宋、齐、梁、陈末世，还要加几倍扰乱。咳！这岂真好算做混一时代么？小子记得唐朝李延寿，撰南北史各一编，宋、齐、梁、陈属南史，魏、齐、周、隋属北史，寓意却很严密，不但因杨氏创业，是由北周蝉蜕而来，可以属诸北史，就是杨家父子的行谊，也不像个治世真人，虽然靠着一时侥幸，奄有南北，终究是易兴易衰，才经一传，便尔覆国，这也只好视作闰运，不应以正统相待。独具只眼。小子依例演述，摹仿说部体裁，编成一部《南北史通俗演义》，自始彻终，看官听着，开场白已经说过，下文便是南北史正传了。虚写一段，已括全书大意。

且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江南丹徒县地方，生了一位乱世的枭雄，姓刘名裕字德舆，小字叫作寄奴，他的远祖，乃是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交受封楚地，建国彭城，子孙就在彭城居住。及晋室东迁，刘氏始徙居丹徒县京口里。东安太守刘靖，就是裕祖，郡功曹刘翹，就是裕父，自从楚元王交起算，传至刘裕，共历二十一世。裕生时适当夜间，满室生光，不啻白昼；偏偏婴儿堕地，母赵氏得病暴亡，乃父翹以生裕为不祥，意欲弃去，还亏有一从母，怜惜侄儿，独为留养，乳哺保抱，乃得生成。翹复娶萧氏女为继室，待裕有恩，勤加抚字，裕体益发育，年未及冠，已长至七尺有余。会翹病不起，竟致去世，剩得一对嫠妇孤儿，凄凉度日，家计又复萧条，常忧冻馁。裕素性不喜读书，但识得几个普通文字，便算了事；平日喜弄拳棒，兼好骑射，乡里间无从施技；并因谋生日亟，不得已织屨易食，伐薪为炊，劳苦得了不得，尚且饕餮鲜继，饥饱未匀；唯奉拳继母，必诚必敬，宁可自己乏食，不使甘旨少亏。揭出孝道，借古风世。一日，游京口竹林寺，稍觉疲倦，遂就讲堂前假寐。僧徒不识姓名，见他衣冠褴褛，有逐客意，正拟上前呵逐，忽见裕身上现出龙章，光呈五色，众僧骇异得很，禁不住哗噪起来。裕被他惊醒，问为何事？众僧尚是瞧着，交口称奇。及再三诘问，方各述所见。裕微笑道：“此刻龙光尚在否？”僧答言：“无有。”裕又道：“上人休得妄言！恐被日光迷目，因致幻成五色。”众僧不待说毕，一齐喧声道：“我等明明看见五色龙，罩住尊体，怎得说是日光迷目呢？”裕亦不与多辩，起身即行。既返家门，细思众僧所言，当非尽诬，难道果有龙章护身，为他日大贵的预兆？左思右想，忐忑不定。到了黄昏就寝，还是狐疑不决，辗转反侧，蒙眬睡去。似觉身旁果有二龙，左右蟠着，他便跃上龙背，驾龙腾空，霞光绚彩，紫气盈途，也不识是何方何地，一任龙体游行，经过了许多山川，忽前面笼着一道黑雾，很是阴浓，差不多似天地晦冥一般，及向下倚瞩，却露着一线河流，河中隐隐现出黄色，黑气隐指北魏，河中黄色便是黄河，宋初尽有河南地，已兆于此。那龙首到了此处，也似有些惊怖，悬空一旋，堕落河中。裕骇极欲号，一声狂呼，便即惊觉，开眼四瞧，仍然是一张敝床，唯案上留着一盏残灯，临睡时忘记吹熄，所以余焰犹存。回忆梦中情景，也难索解，但想到乘龙上天，究竟是个吉兆，将来应运而兴，亦未可知，乃吹灯再寝。不意此次却未得睡熟，不消多时，便晨鸡四啼，窗前露白了。

裕起床炊爨，奉过继母早膳，自己亦草草进食，已觉果腹，便向继母稟白，往瞻父墓，继母自然照允。裕即出门前行，途次遇着一个堪輿先生，叫作孔恭，与裕略觉面善。裕乘机扳谈，方知孔恭正在游山，拟为富家觅地，当下随着同行，道出候山，正是裕父翹葬处。裕因家贫，为父筑坟，不封不树，只耸着一抔黄土，除裕以外，却是没人相识。裕戏语孔恭道：“此墓何如？”恭至墓前眺览一周，便道：“这墓为何人所葬，当是一块发王地呢。”裕诈称不知，但问以何时发贵？恭答道：“不出数年，必有征兆，将来却不可限量。”裕笑道：“敢是做皇帝不成？”恭亦笑道：“安知子孙不做皇帝？”彼此评笑一番，恭是无心，裕却有意，及中途握别，裕欣然回家，从此始有意自负，不过时机未至，生计依然，整日里出外劳动，不是卖履，就是斫柴；或见了飞禽走兽，也就射倒几个，取来充庖。

时当秋日，洲边芦荻萧森，裕腰佩弓矢，手执柴刀，特地驰赴新洲，伐荻为薪。正在俯割的时候，突觉腥风陡起，流水齐嘶，四面八方的芦苇，统发出一片秋声，震动耳鼓。裕心知有异，忙跳开数步，至一高涧上面，凝神四望，蓦见芦荻丛中，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头似巴斗，身似车轮，张目吐舌，状甚可怖。裕见所未见，却也未免一惊，急从腰间取出弓箭，用箭搭弓，仗着天生神力，向蛇射去，飏的一声，不偏不倚，射中蛇项，蛇已觉负痛，昂首向裕，怒目注视，似将跳跃过来，接连又发了一箭，适中蛇目分列的中央，蛇始将首垂下，滚了一周，蜿蜒而去，好一歇方才不见。裕悬空测量，约长数丈，不禁失声道：“好大恶虫，幸我箭干颇利，才免毒螫。”说至此，复再至原处，把已割下的芦荻，捆做一团，肩负而归。汉高斩蛇，刘裕射蛇，远祖裔孙，不约而同。次日，复往州边，探视异迹，隐隐闻有杵臼声，越加诧异，随即依声寻觅，行至榛莽丛中，得见童子数人，俱服青衣，围着一臼，轮流杵药。裕朗声问道：“汝等在此捣药，果作何用？”一童子答道：“我王为刘寄奴所伤，故遣我等采药，捣敷患处。”裕又道：“汝王何人？”童子复道：“我王系此地土神。”裕赧然道：“王既为神，何不杀死寄奴？”童子道：“寄奴后当大贵，王者不死，如何可杀？”裕闻童子言，胆气益壮，便呵叱道：“我便是刘寄奴，来除汝等妖孽，汝王尚且畏我，汝等独不畏我么？”童子听得刘寄奴三字，立即骇散，连杵臼都不敢携去。裕将臼中药一齐取归，每遇刀箭伤，一敷即愈。裕历得数兆，自知前程远大，不应长栖陇